

陶里亚蒂著

意大利共产党

世界知识出版社

I5473

4

意大利共产党

陶里亚蒂著

寒微、晓煌、李杨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北京

28.15473
194
2:
Palmiro Togliatti
I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Nuova Accademia Editrice
Milano, 1958
根据意大利米兰新学院出版社1958年版译出

意大利共产党

〔意〕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著
寒微、晓煌、李杨译

出版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101号
印刷者 财政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每 本 三 角 九 分

开本850×1168公厘·印张3 $\frac{1}{2}$ ·插页1·字数78,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3·481

意大利广大輿論可以說只是在1944年才开始認識到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当时，意大利共产党已經成立了二十三年，經受了許多十分艰巨的考驗。意大利共产党于1921年1月21日成立，名称是“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①，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改現名②。但是，一直到1944年才有一些人談起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來。意大利共产党是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徒經常談到的話題。但是，他們把它說得奇离古怪，而且相当明显地自相矛盾。共产主义，或者如他們欢喜說的那樣，“布尔什維主义”——这也許是他們以为，用这个外来語就足以使人害怕——被說成可能叫一个社会遭殃的最大祸害，被說成是一种實質上墮落的政治形式，甚至是全面墮落的形式。从而他們就立即断言，必須來一个法西斯制度，也就因此而頌揚起这个制度來了。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出現，就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取得胜利。为了至少不讓共产主义能够在意大利获胜，法西斯主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大肆活动。然而，从这里也就开始有了矛盾。眞实打击和消灭一种墮落的政治形式，在一定情況下，可能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象法西斯主义那樣用消灭一切自由权利的办法是絕不能彻底改变政治趨勢的。我們可以举无政府主义个人暗杀事件为例。这类事件在上一世紀某些年代是

① 直譯为“意大利的共产党”。——譯者

②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譯者

屢見不鮮的。为了制止这类事件发生，各国政府曾采取特殊鎮压或控制措施，但并不能改变政治趋势的實質。而且，当欧洲西部和中部几个最重要的国家的政治趋势已經改变，并从本世紀初开始向扩大人民团体的民主自由权利演变时，无政府主义暗杀浪潮才收斂起来。因此，凡愿意認真对待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的人，应当得出这种結論：如果为了遏止共产党人的进展，为了排除威胁，而必須采取或是繼續采取法西斯主义过去和現在所采取的作法，那么共产主义必定是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要比墮落形式严肃得多和深湛得多。如果为了遏止一个政党的前进，或者讓我們补充一句，为了遏止这个政党所代表的思想、要求和綱領的发展，而必須改变国家的性質和結構，把它的民主性質一概取消，那么这就只能意味着：这个政党，这个政党的思想、要求、綱領，乃是一种不可阻挡地从社会內部涌現出来的东西；如果不用暴力手段来加以遏止，这个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出現。因此，“共产主义”的作用和历史必然性，說得更确切些，共产党的作用及其在意大利成立和壮大的历史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从法西斯主义向我們发动的疯狂进攻之中得到肯定和証明。

在我們下面就要談到的問題上，同样也可以說，目前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从天主教会現任最高当局和奉行西方大国对外政策的某些領導集团向我們的运动发动的同法西斯主义一样疯狂的运动中得到了間接的証明。教会当局利用它在意大利的全部实力和威望来反对我們，千方百計地企图阻撓我們的发展。大家知道，1949年7月，教会当局为了反对我們，曾采取一次非常奇怪的大批开除教籍的措施，所有信仰、捍卫和宣传我們的理論的人們都被涉及到，而完全不考虑所犯的具体过失。这些被逐出教門的人們，曾出版过、閱讀过、推銷过倡导“共产

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的書刊杂志等等，或者曾为这些書刊杂志撰稿。但由于这个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大，教会当局就繼續使用它的全部力量、一切組織以及它的无限的物質和精神力量来反对我們。它說，这是反对无神論。然而，我們党可不是专来传布无神論的組織；此外，如果真的反对无神論，也应当通过加强传教布道活动，而不該把教会投入一場看来同它的职务背离的政治斗争。仅就整个教会組織使用全部力量来打击共产党一点來說，在我国是史有先例的（現在它使用的力量則专为对付共产党）。这种作法和教会当局为了阻止資产階級革命运动的扩展和胜利而拼命斗争的作法是同出一轍。回忆一下这段史实，我們会不难得出这个結論：我們这个运动具有曾使資产階級革命运动变得势不可挡的某些特点。我們的运动不是什么思想流派，不是某种社会集团的那种带有偶然性色彩的輿論，不是工会活动家或政治活动家在思想上所做的那种虽然經常是可敬的但又有时是肤浅而瞬息即逝的努力。我們的运动是从現今社会制度的深处产生出来的一个运动。它提出并且解决不能回避的許多問題。它看起来是被击退了，或是被鎮压下去了，但却不曾死亡。它从鎮压它的行动中取得恢复生命的力量，从現今社会生活的环境之中汲取日新又新的养分。因此，它是历史上必然产生出来的一个运动。

我們可以从研究西欧一些資本主义大国現行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找到关于上述問題的旁証。当我們指責这些国家的統治者过去和現在都在牺牲自己的民族独立，强迫本国人民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屈从資本主义世界的最强国——美国时，这些統治者只能回答，这种作法是阻挠共产主义进展和获胜的唯一有效手段。他們說，如果整个西欧沒有美国軍事基地，如果沒有武装干涉的威胁，沒有对个别国家政治生活的业

已实行和仍在繼續实行的干涉，各国共产党早就在全欧掌握了政权。它們不仅要統治欧洲大陆的东部，而且要統治大陆的西部。就是說，各国共产党本来会——或者将来会——在大势所趋和先进人民大众的支持下取得政权，它們将作为历史必然現象取得胜利。

因此，我們就面临一个問題。这个問題在我們看来是进一步考虑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和作用最初的东西。我們曾试图至少通过許多間接例証来回答这个問題。共产党究竟是意大利人民在国内和国际生活上的历史必然现实呢，还是由外部强加而来的人为之物呢？如果承認它是历史必然现实，那么这种必然性的性質又是怎样的呢？这种疑問不仅可以就我們党提出，而且也可以就一切政党提出。有些政党出現得很突然。它們在很快取得（时常是意外的，但也是暫时的）胜利之后，就迅速地銷声斂迹了。也有些政党曾经历整个历史时期，并在这个时期內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是，恰好在看来它們应当負起領導国家生活的新的或是經過革新的积极职能的时候，它們却退出了舞台。

我們可以举所謂“普通人党”（Partito del'uomo qualunque）^①为例，來說明前一种情况。普通人党曾在选举中得到过重大胜利，甚至在法西斯倒台后最初几年的議會生活中取得过政治成就，但是，后来瓦解了，其速度比成立的速度还快。实际上，这种事情是极为合乎邏輯的。这个政党成立时正当天主教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执政的年代。天主教民主党領導人当时无法破坏这种合作，也不能公开号召資产階級反动集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現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虛无主义政党。

团、法西斯运动残余和一切社会保守势力麇集到自己的周围。他們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但是首先必須使当时既成局势产生导致破裂的因素。普通人党因而就承担了这个为时不久和影响有限的职责。它的成就因而也只能是曇花一現的。为了重新掌握政权，保守反动的资产阶级需要寻找一个更加牢靠得多的工具。而且它也早就晓得从天主教民主党身上可以得到这个工具。既然天主教民主党蓦地抛弃了所执行的劳动群众团结的政策审慎态度，普通人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普通人党领导人曾企图为该党的存在辯解，想用自主的政治口号和自主的綱領来巩固他們的地位，但終于成为笑柄，这一点是大家都記得的。

有些政党在看起来要取得胜利时竟自我消失或者衰落了，这种情况是更有意思的。我們可以举我国复兴时期^①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行动党为例，也可以举現今的自由党为例。

行动党在爭取建立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属左翼。該党綱領中規定要实现統一和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了实现这个綱領，它曾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并切实地力求推动和领导人民行动。但是，在統一的国家建立后，当人們可以想象行动党将为实现国家民主化而斗争时，它却瓦解和消失了。統一国家的建立满足了资产阶级保守派的经济政治要求。显然，对资产阶级保守派来说，理想的国家形式是1870年以后的那种形式。^②过去的行动党只能在通过实现統一的斗争来动员和组织足以与资产阶级保守派对抗并使民主共和制度获胜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条件下，才有发展前途。但是，当时还没有一个能够成为上述运

① 指 1870 年意大利全国統一时期，这一时期常称为第一次复兴时期。

——譯者

② 1870 年是封建割据的意大利实现統一的一年，在这以后，建立了統一的帝制。——譯者

动的軸心的强大的工人階級。当时有广大农民群众，但是，行动党领导人本身由于受到社会保守偏見和狹隘政治眼光的束縛，沒有想到去动員他們，号召他們为求得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彻底解决土地問題的办法而行动起来。激进的知識分子集团和資產階級集团以及行动党在最初几年所拥有的伟大思想家和战士，他們在我国缺乏现实而有效的基础，因而才逐渐丧失了他們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政治綱領以及領導人的才干并不能使一个在社会中缺乏强大而有效的现实基础的政党赢得胜利。

至于現今的自由党，从統一以后至法西斯上台为止，它一直是意大利資產階級真正的执政党，这是沒有疑問的。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它一直沒有目前一些大党那样的組織規模。它是建立在严密的私人 and 地方关系、实业关系、公民与国家机关的关系的基础上。因此，自由党在某些庞大的报业帮助下——而且部分地也依靠諸如共济会^①这种特殊类型的秘密組織的帮助——实际上控制住文明社会，把持了选民多数，尤其是在选民較少的时候。法西斯政权被推翻后，这种情况就无法維持下去了。自由党的綱領是未曾改变的。今天，这个党依旧是現行經濟制度的坚决鼓舞者，所以，資產階級統治者沒有理由不象过去那样信任它和支持它。但是，現在的社会毕竟不是过去一度存在的那个社会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覺悟已經大大提高，并且在不断增长着。报刊虽然至今指导着—大部分公众輿論，但是，由于以下庞大經濟政治組織的存在，其效果和活动是减少了。这些庞大的經濟政治組織聚集着工人、农民和中等阶层，并通过它們的行动，表达出这些社会集团要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解决有关政治生活的一切問題的日益坚定的意志。自由党过

① 一种提倡互助的秘密組織，18世紀由法国传入意大利。——譯者

去用来实行它的統治的老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行不通了，犹如刀子失掉鋒刃。由于这个原故，資產階級統治者才不得不另行物色一个符合新的现实、能够在当前条件下保証它的政治統治地位的工具。它們正是从天主教民主党身上找到了这个工具，这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天主教民主党不仅坚决捍卫現行社会制度；而且有能力建立一些新型的經濟政治組織，何况它还有象天主教会这样的組織在撑腰。誠然，天主教会是保存着往日浓厚的中世紀色彩，但同时也拥有强有力的物質手段和精神手段；在政治上指导絕大部分人民。这样，天主教民主党就代替了过去的自由党而成为資產階級的主要政治組織。这种情况以及天主教会在政治上采取的立場，都可以說是由于事实发展所致。而且这正是在資產階級首先处心积虑地要以一切代价保全他們的統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用以拉攏和保持广大居民阶层追隨其后的手段的效果，对于这种选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根据上述的論点和例子，我們可以得出几个結論。如果人們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甚至采取消灭一切民主自由形式和把国家置于外国控制之下的办法——来毁灭一个政党，那么那个政党对这种毁灭企图的反抗已經从原則上証明它是历史必然性的产物。但是，这还不过是一个間接的証明。而直接的証明不仅可以从思想和綱領的适时、崇高和正确中找到，而且可以从这种思想和綱領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結果这一事实中找到。这个现实运动从社会經濟生活的实質产生，它表达了許多社会集团的政治觉悟的广泛进步，从而表现为一个强大而有效的組織。这个組織符合党所希望和应当采取的行动的需要。这些环节是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的。例如，有些人把意大利共产党的进展，把它頑强抵抗法西斯以及后来它的行动所取得的胜利，

全部或是几乎全部归功于优越的组织能力，归功于它拥有比社会党或者其他民主运动更多和训练得更好的干部。这些人是弄错了。组织能力方面的优越，过去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如今也仍然存在着。但是，这种优越是受党的思想政治立场的制约的。它也受到下述事实的制约，即这些思想政治立场体现着广大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必然方向和运动，这个事实在过去和现在都创造出为培养日益众多的新领导干部和中级干部以及为加强组织所不可或缺的环境。

意大利共产党奠基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无疑是最深刻地研究有关政党存在、性质和活动等问题的人。他曾得过这种结论，即认为“当一个政党‘取得胜利’的条件，当这个政党必然执掌国家大权的条件至少是正在形成，使人大致预见到它今后的发展的时候”，这个政党就会成为历史上必然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以下三个基本因素融合在一起，一个政党就会成为不可遏止的东西，就是说，人们就不能再“用普通的手段来摧毁它”了：

“1. 扩散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普通一般的人。他们的参加是由于纪律约束和忠诚，而不是由于主动精神和高度组织性。没有这些人，党诚然就无法存在，但党也同样不能‘仅仅’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之所以是一种力量，那是由于有人把他们集中起来，组织起来，培养他们遵守纪律，但如果没有这种凝聚力，他们就会七零八落，变为一盘散沙。我们不否认，这些因素当中有可能成为凝聚力的，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扩散因素，正是就他们未成为凝聚力和不具备凝聚力的条件的时候而言，或是就他们即使成为凝聚力，但也只是处于政治上不起作用和不发生影响的狭隘圈子内的时候而言的。

“2. 凝聚因素（这是主要的因素）。这种因素在全国范围

內起集中作用，使許多由于自流而完全不起作用——或者稍起一点作用——的力量变成有效而强大的力量。这种因素具有高度的凝聚性、集中性和約束性。也或許就因为这样，它还具有創造性（如果我們在一定意义上、根据一定力量对比、根据一定前景和一定前提条件来理解‘創造性’这个字眼的話）。誠然，这个因素单独并不能形成政党，但同上面談到的第一个因素比較起来，它是能够形成政党的。有人在談什么不拥有軍隊的队长。但是，訓練軍隊要比訓練队长容易。沒有队长，現有的軍隊就要完蛋。但若有一些彼此同心协力、目标一致的队长，那他們就会很快地在沒有軍隊的地方組成軍隊，这是完全确有其事的。

“3.媒介因素。这种因素把第一种和第二种因素联結起来，使二者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和思想上发生联系。事实上，对任何一个政党來說，这三种因素之間都有‘一定的比例’；这种‘一定的比例’一旦实现，那么就会發揮出最大的效力”。①

上述的詳尽分析是葛兰西于1933年前后在獄中所作的。那时，他已經被監禁了六年，因此无从了解他一直領導到1926年底的共产党正在頑强地抵御着企图消灭它的法西斯的进攻。在他的分析中，值得注意的是，被他指命为基本因素的这三个組成因素如要有效，就需具有足以使人預見到上述政党“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或者这个客观条件至少正在趋于成熟。但是，我們之所以一开头就提到这个分析，是因为这个分析基本上是間接地引导我們研究下面各个問題的指南。葛兰西首先提及的“扩散因素”，今天則称之为群众的支持。这个因素是我們党从

① 見“安东尼奥·葛兰西全集”第5卷，“馬基亚維利，政治和現代国家研究札記”，1949艾諾第出版社版，第23—24頁。——原注

社会主义运动和意大利人民民主运动的伟大泉源中汲取到的。

第二个因素——具有凝聚性、集中性、约束性的因素——则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国内外经验为基础、在觉悟到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先进团体中间的发展中产生的。第三个因素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在胜任这些考验的领导和教诲的指引下，从第一个因素中脱胎而出的。

二

共产党不仅承認和肯定自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过程中产生的，而且为此感到自豪。它無論在綱領方面还是在行动方面，都提到这一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固然比別国发展得較晚，在組織和政治的成熟上也迟于別国，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某些积极特点：体现劳动人民中最深广阶层对現存經济社会制度的反抗和抵制。共产党是努力繼承和繼續发揚这些积极特点的。

資本主义在意大利的形成和发展很晚，因此，工人阶级也是这样。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集团尽管拥有較先进和較坚决的經济力量，但它們的独立性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它們和旧日半封建制度仍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統一了的新国家中，它們的政治领导是通过和保守的反动集团結成联盟和妥协来实现的，而这些保守的反动集团正是旧日結構的化身。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国家的輪廓。在这个国家里，当工人和农民为爭取自身要求而进行結社、罢工、宣传以及举行公开和私人集会时，自由权利就被剝夺。选举范围是狹小的。議會生活狹隘，人們通同作弊，勾心斗角。当涉及劳动者和民主的組織时，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就改由警察和极权而落后的政府机构来裁决。資本积累和資本主义发展是在貧困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着，这个社会的主要現象是农业落后、失业、半失业、农业劳动者极端穷苦；这就使企业家有可能把工人的工資也保持在异常低微的水平上。之后，随着工业的发展，我国經济和社会的統一就开

始和日漸破裂了，这种状况以南部和島屿为最甚。背負着旧日封建結構的遺產重担的南部和島屿，这时更处在經濟和国家的統治集团的新的剝削之下。这些地区由于被剝夺了实现現代化所必需的資源，而向特殊形式的沒落和瓦解倒退。即使在上一世紀最后几十年內，資本主义业已发展，工业系統业已扩大和加强，但上述情况也未改变。因此，就南部和島屿而言，它們同其他地区的差別正在这个时期变得更加严重了。这种差別甚至具有这样的形式：它使人想到意大利有一条附属于北部工业区的真正殖民地类型的盲腸。

随着生活条件的周期性恶化以及随着当时法律和警察戒备的松紧而进行公开或秘密的、层出不穷的騷动的扩大，使城乡劳动群众——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半无产者——感到异常困苦和极端不滿。这种情緒势不可避免地日漸增强，从而爆发为三番五次的暴动。在新政权建立的前数十年，这种群众性的暴动是屡見不鮮的。暴动从抗繳磨面粉稅的群众性暴力斗争直到西西里、南部、罗曼尼亚以及波河平原的农民反抗和起义。这些暴动由于最初几次在工业发达的中心地区发生的罢工而得到加强，接着达到頂点，发展成声势浩蕩的西西里“法西”运动^①，后又发展成1898年的米兰流血日。尽管如此，暴动仍然繼續进行，虽然其形式已不同以前，而是更有秩序、更有紀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

由于日常的生活条件、貧困、失业，不能实现真正的改善，由于橫暴的企业主和国家紀律而引起的絕望情緒，在广大劳动群众和新的政治制度之間树立了一道屏障，并促使前者把希望寄托于推翻現存秩序的彻底变革上。天主教会由于自身利

① “法西”运动 (Fasci) 意喻“团結一致”。——譯者

益而和新国家产生矛盾，乃至公开斗争。它力图控制当时的局面，使之有利于自己，但未如愿以偿。复兴时期的民主联合的先进团体——旧的行动党的繼承人，也沒有成功。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崛起的根由。社会主义的預言和理論同揭发资产阶级制度恶行的事物及向往一个不再由可恨的大地主、金錢势力和屈从这种势力的政治帮会統治，而是由劳动力量統治的新社会的人們的意識，同向往一个正义与自由的制度的人們的意識相吻合。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在群众当中就有了一种简单普渡众生的性質，但也正是这种性質使社会主义思想能为数十万劳动者所接近。他們破天荒第一次在一个有意識的政治思想启示下觉醒起来，深深怀着这种新的信念：确信自己有能力——哪怕是在最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作出奇迹般的努力和牺牲，来进行每日必需进行的斗争，来巩固他們的团結，建立和加强他們的經濟和政治組織。

由此可見，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無論就其人民性而言，就其特有的冲击力量和热情而言，就其在劳动群众当中显示和培养起来的組織能力而言，就其奋勇前进的战斗性和在工人和人民中間传布的对于新社会制度必将实现的伟大信心而言，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工人、农民、雇农組成——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新的严密的包括各种各样組織的系統：互助協會、合作社、同盟、工会以及新的階級政治組織的支部（这些支部后来就变成社会党）。他們不仅仅具备遵守紀律的天賦和卓越的联合能力。实际上，他們認為，他們的任务是：准备和实现彻底变革，而他們成立的协会就是新国家的骨干。在这个新国家中，政权将掌握在新的社会集团手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內在弱点和它的危机根芽，則应当从下列方面去寻找：从它在社会主义群众中間广泛散布的大抵是属于本能和自发的信念中

去寻找，从它所具备的真正引导这些群众走上可以实现他们这一深刻愿望的道路的能力和可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去寻找。它正是依靠这种能力和可能引导他们的。

当时向希望使意大利沿着进步道路前进的人们提出了第一个重大使命：必须发展和完成复兴的事业，使国家制度变为民主制度，保证人民行使自由权利，扩大选举为普选，剥夺拥护君主政体的保守反动党派的政权。然而，与此同时若不解决经济结构和国家结构问题，把南部、岛屿和所有农村基本上从封建残余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个使命就无法实现。工人阶级、先进的人民群众及其政党——社会党——本来应当而且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行进的。如果希望把完成复兴的事业同准备并开始一个内容不仅是民主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变革直接联系起来，就应当走这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在这个问题面前，社会党领导人显示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不能说，这些社会党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毫无所知，或者说，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从一个十分模糊的人道主义、从加里波的①式的激进主义和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出发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成了它的正式理论。但是，许多人按照最恶劣的实证主义哲学公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活的现实归根结蒂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决定这个论点，居然被他们理解为一种平庸无奇的“经济决定论”。改变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结构，使它让位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理论，则被看成是通过继续进行顽强和耐心的组织宣传工作就可以坐待到来的必然事件，而不是这样的变革：虽然在实际的经済力量发展中可以找到这种变革的客观前提，但是必须通

① 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著名的民族英雄。意大利统一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译者